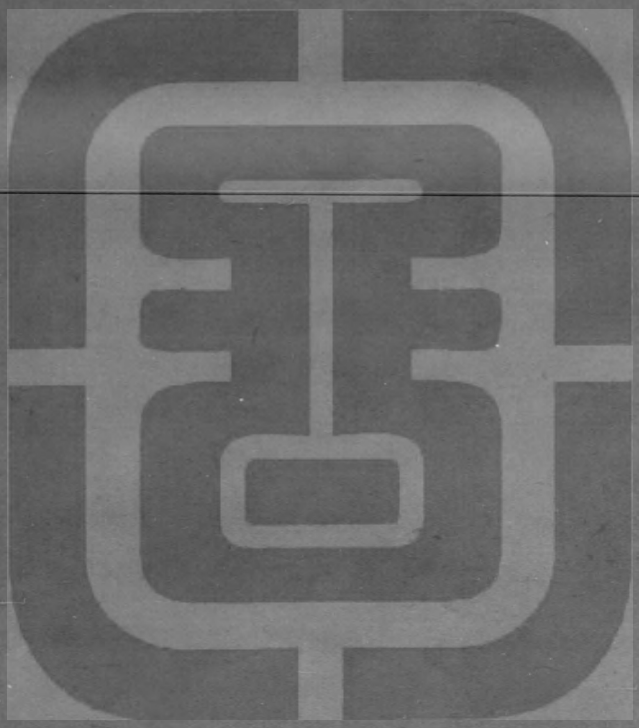


甲



三十

傳卷第二十六

元史一百三十九

翰林學士董大知 鑄兼修國史臣 宋濂 翰林待制 承直郎 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 官臣 王禕 等奉 勅修

乃蠻台

乃蠻台木華黎五世孫魯祖曰孛魯祖曰阿禮吉失  
追封莒王謚忠惠父曰忽速忽爾嗣國王追封薊王  
乃蠻台身長七尺擊靜有威性明果善斷射能貫札  
大德五年奉命征海都朶哇以功賜貂裘白金授宣  
徽院使階榮祿大夫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奮制募  
民中糧以餉邊是歲中者三十萬石用事者挾私為

市殺其數爲十萬民進退失措乃蠻台請于朝凡所輸者悉受之以爲下年之數民感其德至治二年改甘肅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亦集乃路而寧夏距亦集乃僅千里乃蠻台下令輓者自寧夏徑趨亦集乃歲省費六十萬緡天曆二年遷陝西行省平章政事關中大饑詔民入粟予爵四方富民應命輸粟露積關下初河南饑告糴關中而關中民竭其糴至是關吏乃河南人宿怨拒粟使不得入乃蠻台杖關吏而入其粟

兆民掠人而食之則命分健卒爲隊捕強食人者其患乃已時入關粟雖多而貧民乏鈔以糴乃蠻台取官庫未燬昏鈔得五百萬緡識以省印給民行用俟官給賑饑鈔如數易之先時民或就食他所多毀墻屋以往乃蠻台諭之曰明年歲稔爾當復還其勿毀之民由是不敢毀及明年還皆得按堵如初拜西行臺御史大夫賜金幣玩服等物奉命送太宗皇帝舊鑄皇兄之寶於其後嗣燕只哥解乃蠻台威望素嚴至其境禮貌益尊至順元年遷上都留守佩元降虎符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進階開府儀同三司知嶺北

行樞密院事封宣寧郡王賜金印尋奉命出鎮北邊錫予尤重國初諸軍置萬戶千戶百戶時金銀符未備惟加纓於槍以爲等威至是乃鑾台爲請于朝皆得繪符後至元三年詔乃鑾台襲國三授以金印繼又以安邊睦鄰之功賜珠絡半臂并海東名鷹西域文豹國制以此爲極恩六年拜嶺北行省左丞相仍前國王知行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遷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以麥四百石馬二百疋羊五百頭徧給之八年薨于家帝聞之震悼命有司厚致賻儀詔贈擴忠宣惠綏遠輔治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王謚忠穆子二長野仙溥化入宿衛掌速古兒赤特授朝列大夫給事中拜監察御史繼除河西廉訪副使淮西宣慰副使累遷中書參知政事由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次晃忽而不花

朶兒只

朶兒只木華黎六世孫脫脫子也朶兒只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事母至孝喜讀書不屑屑事章句於古君臣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至治二年授中奉大夫集賢學士時年未及冠一時同寅如郭貫

趙世延鄧文原諸老皆噐重之天曆元年朶羅台國王自上都領兵至古北口與大都兵迎敵事定文宗殺朶羅台二年朶兒只襲國王位扈蹕上都詔便送至遼陽之國順帝至元四年朶羅台弟乃蠻台恃太師伯顏勢謂國王位乃其所當襲愬于朝伯顏妻欲得朶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朶兒只無以應則慨然曰王位我祖宗所傳不宜從人求買我縱不得為設為之亦我宗族人耳於是乃蠻台以賂故得為國王而除朶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安靖為治民用不獲六年遷河南行省左丞相為政如在遼陽時

先是河南范孟為亂以誑誤連繫者千百計朶兒只至頗知其冤力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麟乃元問官執其說不從已而納麟還言于朝以謂朶兒只心徇漢人朶兒只為人寬弘有度亦不卹也至正四年遷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杭城荐經灾燬別兒怯不花先為相庶務寬紓朶兒只繼之咸仍其舊民心翕然汀州寇竊叢朶兒只調遣將士招捕之威信所及數月即平帝嘉其績錫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方面晏然杭之耆老請建生祠如前丞相故事朶兒只辭之曰昔者我父平章官浙省我實生於此宜尔父老有愛

於我我於尔杭人得無情乎然今天下承平我叨居  
相位於此唯知謹守法度不辱先人是矣何用虛名  
為七年召拜御史大夫會丞相虛位秋拜中書左丞  
相冬陞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太平為左丞相是時朝  
廷無事稽古禮文之事有陞必舉請賜經筵講官坐  
以崇聖學選清望官專典陳言以求治道覈守令六  
事沙汰僧尼舉隱逸士事見太平傳歲餘留守司行  
致賀禮其物先留鴻禧觀將饋二相朶兒只家臣寓  
觀中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  
事請卻之朶兒只曰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恠即命受

之朶王家產既籍于官朶兒只俾掾史錄其數明日  
掾史以復韓嘉訥為平章不知出丞相命勃然變色  
叱掾史曰公事須自下而上何竟白丞相令客省使  
扶出朶兒只不為動知者咸服其量九年罷丞相位  
復為國王之國遼陽十四年詔脫脫總兵南討中書  
叅議龔伯遂建言宜分遣諸宗王及異姓王俱出軍  
吳王朶爾赤厚賂伯遂獲免朶兒只獨曰吾國家世  
臣天下有事政効力之秋也吾豈暇與小子輩通賄  
賂哉即領兵出淮南聽脫脫節制脫脫遣朶兒只攻  
六谷長之既而詔削脫脫官爵罷其兵權朶兒只乃

以本部兵守揚州十五年薨于軍年五十二初朶兒  
只為集賢學士從其從兄丞相拜住在上都南坡之  
變拜住遇害賊臣鉄失赤斤鉄木兒等并欲殺朶兒  
只其從子朶爾直班方八歲走詣怯薛官失都兒求  
免以故朶兒只得脫於難朶兒只為相務存大體而  
太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太平趨附者衆  
朶兒只處之凝然不與較然太平亦能推讓盡禮中  
外皆號為賢相云二子朶蠻帖木兒翰林學士俺木  
哥失里襲國王

朶爾直班

朶爾直班字惟中木華黎七世孫祖曰碩德父曰別  
理哥帖木爾朶爾直班甫晬而孤育於從祖母拜住  
從父也請于仁宗降璽書護其家稍長好讀書年十  
四見文宗適將幸上都親閱御衣命錄于簿碩左右  
無能書漢字者朶爾直班引筆書之文宗喜曰世臣  
之家乃能知學豈易得哉命為尚衣奉御尋授工部  
郎中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自上疏請親祀宗廟赦  
命不宜數又陳時政五事其一曰太史言三月癸卯  
望月食既四月戊午朔日又食皇上宜奮乾綱脩刑  
政諫遠邪佞顯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以為禎祥二

曰親祀郊廟三曰博選勲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人前後輔導使嬉戲之事不接於目俚俗之言不及於耳則聖德日新矣四曰樞機之臣固宜尊寵然必賞罰公則民心服五曰弭安盜賊振救饑民是時日月薄蝕烈風暴作河北山東旱蝗為災乃復條陳九事上之一曰比日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覲覲希賞有罪者僥倖求免恐刑政漸隳紀綱漸紊勞臣何以示勸茲臣無所警懼二曰天下之財皆出于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生也宜顯命中書省官二

貞督責戶部詳定減省罷不急之工役正無名之賞賜三曰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四曰官府日增選法愈敝宜省冗員五曰均公田六曰鑄錢幣七曰罷山東田賦總管府八曰蠲河南自實田糧九曰禁取姬妾於海外正月元日朝賀大明殿朶爾直班當糾正班次即上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為佛事內廷醉酒失火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官



殿震驚九重撒迪傳旨免其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  
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丞相伯顏御史大夫唐其勢  
二家家奴怙勢為民害朶爾直班巡歷至灤州悉捕  
其人致于法民大悅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  
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荅曰朶爾直班知  
奉法而已它不知也唐其勢從子馬馬沙為欽察親  
軍指揮使恣橫不法朶爾直班劾奏之馬馬沙因集  
無賴子欲加害會唐其勢被誅乃罷遷太府監改奎  
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進承制學士皆無經筵官又  
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是時朶爾直班甫弱冠又  
世家子乃獨以然術侍帝左右世以為盛事至正元  
年罷學士院除翰林學士陞資善大夫於是經筵亦  
歸翰林仍命朶爾直班知經筵事是時康里巉巉以  
翰林學士承旨亦在經筵在上前敷陳經義朶爾直  
班則為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禁中語秘不傳俄  
遷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聽訟之際引論律令曲  
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官四十年見公  
論事殆神人也宗王有殺其大母者朶爾直班與同  
僚接實力請于朝必正其罪時相難之出為淮東肅  
政廉訪使遷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又遷江西

行省左丞以疾不赴北還養疾黃崖山中起爲資正  
院使五年拜中書叅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  
閣時纂集至正條格朵爾直班以謂是書上有祖宗  
制誥安得獨稱曰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  
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有以  
善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爲崇文監丞朵爾直班它擬  
一人以聞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朵爾直班頓  
首曰用倖人居清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  
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悅陞右丞尋拜御史中丞  
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童甫上黜御史大夫懿

憐真班爲江浙省平章政事朵爾直班曰若此則  
臺綱安在乃再上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  
印綬辭職帝諭朵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隨  
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朵爾直班即杜門謝賓  
客尋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詢  
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  
城而貴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又  
其俗編柳爲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僧得以高下其手  
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  
價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請銓選汰胥吏慎勾

稽興廢墜鉅細畢舉苟有罪雖勳舊不貸王邸百司  
聞風悚懼召爲太常禮儀院使俄遷中政使又遷資  
正使會盜起河南帝憂之拜中書平章政事階光祿  
大夫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  
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又言宜守荆  
襄湖廣以絕後患又數論祖宗之用兵匪專於殺人  
蓋必有其道焉今倡亂者止數人願乃盡坐中華之  
民爲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達丞相脫脫意時  
脫脫倚信左司郎中汝中栢負外郎伯帖木兒故兩  
人因擅權用事而朵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適

陝州危急因出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行至中途聞  
商州陷武關不守即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  
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尚何顧陰  
陽拘忌哉即就署省臺素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  
朵爾直班曰多事如此惡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  
章朵爾約五日一會集尋有旨命與朵爾便宜同討  
賊即督諸軍復商州乃脩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  
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  
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瓠號毛葫蘆軍甚  
精銳列其功以聞賜勅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而

國家獲其用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里迥遠乃  
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  
兒師敗于河南西臺御史蒙古魯海牙范文等十二  
人劾奏之朶爾直班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為平  
章湖廣矣未幾命下果然也先帖木兒者脫脫之弟  
章既上脫脫怒故左遷朶爾直班而御史十二人皆  
見黜關中人遮道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遽去我而  
不留乎朶爾直班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至重  
慶聞江陵陷道路阻不可行或請少留以俟之不從  
頃必達乃已湖廣行省時權治潭州既至律諸軍以

法而接納粟者以官人心翕然汝中栢伯帖木兒言  
於丞相曰不殺朶爾直班則丞相終不安蓋謂其帝  
意所眷屬必復用耳乃命朶爾直班職專供給軍食  
時官廩所儲無幾即延州民有粟者親予酒諭勸之  
而貸其粟約俟朝廷頒鈔至即還以直民無不從者  
又遣官糴粟河南四川之境民聞其名爭輸粟以助  
軍餉右丞伯顏不花方總兵承順風旨數侵辱之朶  
爾直班不為動會官軍復武昌至蘄黃伯顏不花百  
計徵索無不給之猶欲言其供需失期達刺罕軍帥  
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今坐不重茵食無珍

味徒爲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辨顧猶欲誣之是無  
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就遣國子助教完  
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則反加敬禮語人曰平  
章勲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則人將不食吾餘  
矣朶爾直班素有風疾軍中感霧露所患日劇遂卒  
于黃州蘭溪驛年四十朶爾直班立朝以扶持名教  
爲已任薦拔人才而不以爲私恩留心經術凡伊洛  
諸儒之書未嘗去手喜爲五言詩於字畫尤精翰林  
學士承旨臨川危素嘗客於朶爾直班諫之曰明公  
之學當務安國家利社稷毋爲留神於末藝朶爾直  
班深服其言其在經筵開陳大義爲多間采前賢遺  
言各以類次爲書凡四卷一曰學本二曰君道三曰  
臣職四曰國政明道厚倫制行稽古游藝五者學本  
之目也敬天愛民知人納諫治內五者君道之目也  
宰輔臺察守令將帥摯御五者臣職之目也興學訓  
農理財審刑議兵五者國政之目也帝覽而善之賜  
名曰治原通訓藏于宣文閣二子鐵固思帖木而篤  
堅帖木而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木四世孫父木忽刺阿魯圖由經正監

襲職為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  
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至正四年脫脫辭相  
位順帝問誰可代脫脫為相者脫脫以阿魯圖薦五  
月詔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別兒怯不花為左  
丞相從駕行幸每同車出入一時朝野以二相協和  
為喜時詔修遼金宋三史阿魯圖為總裁五年三史  
成十月阿魯圖等既以其書進帝御宣文閣阿魯圖  
復與平章政事帖木兒塔識太平上奏太祖取金世  
祖平宋混一區字典章圖籍皆歸祕府今陛下以三  
國事績命儒士纂修而臣阿魯圖總裁臣素不讀漢  
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心  
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沈作文  
字也被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為君者宜取以為  
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為戒然豈止儆勸  
人君其間亦有為宰相事善則卿等宜倣效惡則宜  
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為勉朕或思有未  
至卿等其言之阿魯圖頓首舞蹈而出右司郎中陳  
思謙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  
相今郎中有所言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為  
文字自有所陳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建言今居左

右司而達言是徒欲顯一己自能言耳將置我輩於何地思謙大慙服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廟堂即今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選強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贖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耶左右無以答其為治知大體類如此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阿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為言終不從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避出城其姻黨皆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帝必辯焉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丞相為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盖御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魯圖既罷去明年別兒怯不花遂為右丞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為太傅出守和林邊境無嗣

紐的該

紐的該博爾朮之四世孫也早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廢處于家順帝至元五年奉使宣撫

達達之地整理有司不公不法事三十餘條由是朝廷知其才陞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遷知樞密院事十七年以大尉總山東諸軍守鎮東昌路擊退田豐兵十八年田豐復陷濟寧進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棄城退屯栢鄉東昌遂陷還京師拜中書添設左丞相與太平同居相位紐的該有識量處事平允倭人攻金復州殺紅軍據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賞賚而撫安之浙西張士誠既降紐的該處置江南諸事咸得其宜士誠大服興和路富民調戲子婦繫獄車載楮幣至京師行賂以啟刑部官持其事久不決紐的該乃除刑部侍郎為興和路達魯花赤俾決其事富民遂自縊死凡授官惟才是選不用私人衆稱其有大臣體已而遽罷相遷知樞密院事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二十一年正月卒



傳卷第二十六

傳卷第二十七

元史一百四十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蓋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兼國史院修官

勅修  
別兒怯不花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解氏魯祖忙怯禿以千  
戶從憲宗南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為丞相被誅  
後贈和寧忠獻王別兒怯不花蚤孤八歲以興聖王太  
后及武宗命侍明宗于藩邸尋入國子學為諸生大會  
明宗以周王出鎮雲南別兒怯不花從行至大同而  
還仁宗召入宿衛一日從殿中望見其儀架輿里共即

召對慰諭之八番宣撫司長乃其世職英宗遂無懷  
遠大將軍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既至宣布國家恩  
信峒民感悅有累歲不服者皆喜曰吾故賢帥子孫  
也其敢違命率其十四部來受約束別兒怯不花以  
其事入奏天子嘉而留之泰定三年特授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益從耆老文學之士雍容議論尋拜監察  
御史明年遷中書右司郎中又明年陞參議中書省  
事居二年除吏部尚書至順元年其兄治書侍御史  
自當諫止明里董阿子閭閻不當爲監察御史并出  
別兒怯不花爲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未幾

丁內艱還京起復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歲漕  
米由海道達京師別兒怯不花董其事尋除禮部尚  
書遷徽政院副使擢侍御史特命領宿衛陞榮祿大  
夫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凡宿衛士有從掌官  
薦用者往往所舉多其親暱至別兒怯不花獨推擇  
歲久者舉之衆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橫索者衆歲費  
陶甌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甌以貯而索者遂止  
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書平章至  
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  
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

出鎮而火如此是我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穉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詔為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皆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其恩名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四左丞相朝廷議罷奉使宣撫使問民疾苦

且還習北藩風土及知典故者俾別兒怯不花用行少漢洗寃除弊不可勝計又奏發使諭諸王賜以金衣重寶使各撫其民毋踰法制於是內外震肅明年歲大饑流民載道令有司賑之欲還鄉者給路糧又錄在京貧民日糶以糴米還上都漕中使數輩趣使迎謁比見帝親酌酒勞之七年進右丞相明年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而徵政院使高龍卜在帝側為辭帝遂不允乃出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為江浙左丞相中丞以下皆辭職詔復加大得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別兒怯不花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十年正月卒後子達世帖木而用

于朝遂贈弘仁輔治秉文守正宣亮同德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師追封冀王謚忠宣達世帖木而字原理  
任三書平音政事有學識能世其家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  
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初勝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  
泰定帝雪其父冤而撫卹之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  
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事雲  
中呂弼太平始襲父職為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擢  
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召為工部尚書都主管

奎章閣工事又除上都留守同知順帝元統初命為  
樞密副使尋陞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  
有參議佛家問者儉人也御史劾其非時宰庇之事  
寢不行太平辭疾卧家至正二年詔起為中書參知  
政事辭進右丞又辭會御史郝君璧復劾佛家問黜  
之乃起就職宗室諸王歲賜廩食名幣不均太平請  
於帝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名臣充之仍  
遣使覈其治行其治最者則增秩賜金幣蓋金宋三  
史久未克脩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為總裁官修成之  
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

不賞其後兵興卒獲其用四年陞中書平章政事五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饌權勢多橫索太平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剌不花一無所需太平因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因辭詔特賜姓而改其名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國王朶而只為左丞相請于帝曰臣籍先臣之蔭蚤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朶而只為右丞相太平辭帝不允仍詔示天下明年正月詔脩后妃功臣傳特命太平同

監脩國史蓋異數也太平請僧道有妻子者勒為民以減蠹耗給校官俸以防虛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墜必舉平生好訪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既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左右以為難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歿而不克奔訃為善者不幾於息乎為之固請以故脫脫得還脫脫既得還朝即拜為太傅然不知太平

之有德於己也。因汝中相讒間成隙處，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九年七月，罷爲翰林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失而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撒馬篤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卧病不起？」故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

江浙行省左丞相，未行改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苦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畚耕戰。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糴粟以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五月，召爲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會張

士誠以浙西降而晉冀閩陝之間察罕鐵木兒屢以捷奏聞於是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考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謚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既劾罷太平所得俸祿多分饋之二皇后竒氏與皇太子謀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中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皇太子欲盡逐帝近臣未令監察御史劾帝親暱臣御史中丞禿魯鐵木兒未及奏而所劾御史被遷爲他官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而歎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察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二月拜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謂當時事之艱危政賴賢材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爲宜帝不能從會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

騷動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乃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有同知太常院事脫歡者也先忽都故將也聞陽翟王將至乃引兵縛王至軍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北邊以寧太平終不以爲己功未幾詔拜太傅賜田若干頃俾歸奉元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太平毋行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惡其既去而復留也二十三年令御史大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當正其罪詔乃悉拘所授

宣命及所賜物俾往陝西之西居焉搆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乃自殺年六十三二十七年監察御史辯其非辜請加褒贈也先忽都名均字公秉少好學有俊才累遷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兼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而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又傾已下士以故名稱籍然已而被劾罷從親還奉元居六年召爲兵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除通政院使太平再相授知樞密院事遷太子詹事十九年群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也



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而朝廷讒構日甚罷爲上都留守尋改宣政院使以丁內艱不起擢思監再相復奏強起之即日監察御史也先帖木李好直又劾罷之已而擢思監徇皇太子旨構成大獄誣老的沙蠻子按難達識理沙加識理也先忽都及脫惟等不軌執脫惟煨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事特命大赦而擢思監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唯老的沙逃于索羅鐵木兒大同軍中蠻子按難達識理等遂皆貶死也先忽都當貶撒思嘉之地道由朵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間素受知太平因留居其地執政知其故奏也先忽都違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詩集十卷

鐵木兒塔識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脫之子資稟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初由同知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尚書進參議中書省事擢陝西行臺侍御史留爲全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尋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陞平章政事伯顏罷相庶務多所更張鐵木兒

塔識盡心輔贊每入蕃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  
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郊鐵木兒塔識言大  
祀竣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當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  
之半嶺北地寒不任穡事歲募富民和糴爲邊餉民  
雖稍利而費官鹽爲多鐵木兒塔識乃請別輸京倉  
米百萬斛儲于和林以爲備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  
入高麗高麗掠其貨表請没入其人以爲奴鐵木兒  
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爲  
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俄有日本僧告  
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

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果有之正可令  
觀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兩浙閩鹽額累增  
而課愈虧江浙行省請減額鐵木兒塔識奏歲減十  
三萬引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爲苛  
矯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  
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近  
畿飢民爭赴京城奏出贖罰鈔糴米萬石即近郊寺  
觀爲糜食之所活不可勝計居歲餘遷平章政事位  
居第一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  
印券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

之盡三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  
籌貼以爲利鐵木兒塔識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  
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升姦弊遂絕七年  
首相去位帝召 木兒塔識諭旨若曰爾先人事我  
先朝顯有勞績爾實能世其家今命汝爲左丞相鐵  
木兒塔識扣頭固辭不允乃拜命鐵木兒塔識脩飭  
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授帝  
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  
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脩凶荒先是僧人與  
齊民均受役于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

復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陞爲三品歲一再詣國學  
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預議大政久廢  
不設鐵木兒塔識奏復其規起臆合張元補等四人  
爲議事平章魯未半年採 備補弊之政以次興舉中  
外咸悅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  
年四十六贈開誠濟美同 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  
丞相追封冀寧王謚文忠 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  
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 所研究帝嘗問爲治何先  
對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統 奇才也朕恨不得如斯人  
有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以王道告君

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  
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  
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  
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  
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  
惜哉識者誦之時脩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  
裁官多所協贊云

### 達識帖睦迺

達識帖睦迺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  
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書初以世官

補官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  
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遷太司農至正七年  
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又入爲大司農九年  
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沅靖柳桂等路徭獠竊發朝  
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達識帖睦迺謂寇情不  
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  
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  
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朝廷皆如其言  
已而諸徭獠悉降召還復爲大司農十二年台州方  
國珎起海上達識帖睦迺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

事樊執敬往招諭之明年盜起河南拜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至則修城池飭備禦賊不敢犯其境遷淮南  
行省平章政事十五年入為中書平章政事時中書  
庶務多為吏胥遲留至則責委提控掾史二人分督  
左右曹悉為剖決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  
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  
隔達識帖睦爾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  
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為高下於是謗議紛然所  
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為意十六年正月張士  
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爾即棄城遁于富

萬戶普與力拒之而苗軍帥楊完者時駐嘉興  
亦引兵至以走張士誠達識帖睦爾乃還初達識帖  
睦爾以完者為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陞江浙行省  
叅政至是遂陞右丞而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  
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以為重莫敢禁  
遏故完者益驕日肆而不可制明年士誠寇嘉興屢  
為完者所敗士誠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降蠻子海  
牙嘗為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為  
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  
不遜完者發納之達識帖睦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

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要一爵達識帖睦迺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帖睦迺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為請達識帖睦迺雖外為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左士德尋為

大明兵所擒復以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張士誠以達識帖木兒功詔加太尉當是時

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者時又強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識帖木兒雖主其婚然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揚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為備遂被圍苗軍悉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其後事聞于朝贈完者國忠愍公伯顏國忠烈公完者既死士誠兵遂杭州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存虛名

而已俄而士誠令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  
識帖睦爾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籍口舌以馭此  
輩今張氏復以妻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為其所脇但我  
今若逆其真心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令垢以從之耳  
乃為具文書聞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  
王即平江於宮闕立官屬時荅蘭帖木兒為江浙行  
省右丞真但為左右司郎中二人諂事士誠多受金  
帛數媒孽進識帖睦爾之短以故張氏遂有不相容  
之勢二十四年士信乃使王晟等面數達識帖睦爾  
過失勸其致啓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

非士信不可士信即一逼取其諸所掌符印而自為江  
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睦爾居嘉興事聞朝廷即  
就以士信為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至嘉興  
士信峻其垣墻錮其門闥所以防禁之者甚嚴達識  
帖睦爾皆不以為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  
令有司公牘皆首稱曰王令旨又諷行臺為請實授  
于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  
達識帖睦爾即使人至紹興從普化帖木兒索行臺  
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  
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

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而死臨死擲杯地上  
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爾聞  
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  
飲之而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師普  
化帖木兒字兼善答魯官乃蠻氏行臺御史大夫帖木  
哥子也累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時境內皆為諸豪  
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行臺又為張士誠所逼  
而死然論者以為其死視達識帖睦爾為差勝云

傳卷第二十七

傳卷第二十八

元史百四十一

翰學 出至矣知制誥兼修國史 吳濂 翰林待制 李昂 知制誥 兼國史 總管 禮部 等奉勅修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刺氏世為外戚官最貴顯太不花沉厚  
有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歷通政使  
上都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為丞  
相力薦太不花可大用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  
太平既罷脫脫復為相太不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  
太平象由是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



老章出師久無功詔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加太尉將兵徃代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  
安陸德安等路招降服叛勅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  
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尋詔奪其兵  
柄而陞太不花本省左丞相與太尉月闡察兒樞密  
知院雪雪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  
制而太不花乃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  
命令軍士又徃徃剽掠爲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也  
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天子下詔盡奪  
其職俾率領火赤溫從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征進

頃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諸軍招  
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爲中  
書左丞相太不花聞之意不能平歎曰我不負朝廷  
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樂  
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  
江而一不花乃反勸兵而退以養銳爲名其後賊犯  
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徃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  
梁而猶按甲不進時臨臺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  
諫之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顧左  
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毋多言我

自有補等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亦相繼不守，遂莫廷不可制。朝廷以爲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筭。而太不花恬不爲意。是時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且逼近京畿。於是詔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即上疏以謂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爲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今太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其意實銜太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叅知政事顏帖木兒、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太不花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爲右丞之，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悞專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而太平與太不花久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已也，遂諷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前力諳之。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病安置于蓋州。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太不花聞有

詔夜馳詣劉哈刺不花求救解劉哈刺不花者太宗  
花故部將也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時駐兵保定見太不花來因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  
曰丞相國家柱石有大勲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  
是必讒言間之耳我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  
哈刺不花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  
刺不花具以其故告之太平曰太不花大逆不道今  
詔已下尔乃敢輒妄言邪不審處禍將及尔矣哈刺  
不花聞太平言畏懼噤不能發太平度太不花必在  
哈刺不花所即語之曰尔能致太不花以來吾以尔

見上尔功不細矣哈刺不花因許之太平乃引入見  
帝賜賚良渥初劉哈刺不花之爲部將於太不花也  
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太不花每委任晦而哈刺不花  
計多阻不行哈刺不花心嘗以爲怨及是知事已不  
可解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闊闊台元初隨  
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皆家河南爲穎  
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  
身長七尺脩眉覆目左眼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

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追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雷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白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階中議大夫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帖木兒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帖木兒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城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筭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階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

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  
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回而賊轉  
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  
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  
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  
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賊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  
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以功加  
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尋出襄樊  
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直趨長安至灊上分道  
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乘機悉察罕帖木  
兒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移獲  
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  
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  
出自己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  
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  
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  
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  
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悉  
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

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定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乃詔

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潼關荆襄便宜行關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絡察罕帖木兒乃北屯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集軍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一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

平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日以大軍次虎牢先發  
透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茶北道出汴東戰船浮  
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  
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  
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  
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  
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  
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  
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  
元並不敢出八月謀知城詐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聞

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賽  
折質宗哲安童張守禮  
光揚履信關關等議各  
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  
東門遁走獲偽后及賊  
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  
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  
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  
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  
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  
赤谷忽脫因不花呂文  
顏孫蕭姚守德魏賽因  
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  
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  
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  
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  
以聲動中外以功珥河南  
西行臺御  
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  
微書達江浙

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

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

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

平定而答失八都魯之子曰字

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

不聽事見本紀及答失八都魯傳

東群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

木兒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

軍出并徑逾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

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

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

月師至益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

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

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

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

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群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

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取間道出

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

行營壘旌旗相望數

以穀訓練士卒謀大

皆察罕帖木兒所

帖木兒以兵駐大

屢下詔和辭之終

中二十一年謀知山

賊六月察罕帖

議師期發并州

磁州懷衛軍出



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兼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營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蓋獻武及葬賜賻有加改贈宣忠懿運弘

仁效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食邑沈丘縣所  
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後又進封  
梁王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  
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  
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  
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  
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  
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係以兵  
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  
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  
然無事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  
安字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  
雖屢解諭之而讎隙日深二十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  
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  
皆奔于大同爲字羅帖木兒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  
帝數爲皇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  
則傳旨密令字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  
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  
重於擴廓帖木兒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字羅帖  
木兒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

因誣李羅帖木兒老的沙謀爲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李羅帖木兒罷削其官職而奪其兵李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搠思監李羅帖木兒傳七月李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帖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李羅帖木兒既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天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

木兒大舉以討逆廢丞相也速丘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帖木兒既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伯撒里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

用孫翥趙恒等為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  
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  
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帖  
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  
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等亦  
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  
開遂成讎敵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  
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擴  
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人惟務用  
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

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  
擴廓帖木兒與李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  
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  
之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  
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  
廓帖木兒第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額高以  
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  
之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  
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  
分命擴廓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

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  
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  
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  
命擴廓帖木兒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貂高國保等皆  
叛擴廓帖木兒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爲  
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貂高善論兵尤爲察罕帖木  
兒所信任及是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故  
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  
沙藍答兒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  
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以貂高國保等

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太傅  
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  
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  
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鎖  
住虎林赤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也  
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貂高領  
之擴廓帖木兒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  
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率兵東向以正天討  
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  
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

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嘗士官吏効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請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而關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帖木兒不應或師出即復

退一日謀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擴軍院而帖林沙伯顏帖木兒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黜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愴帝尋亦悔悟下詔赦其前非於是

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三大傳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

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塞已  
不可為矣已而

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

奔于甘肅

